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八

高宗皇帝十八

紹興五年五月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祕面對 上曰

自今臣僚轉對甚有所補由此擢用者亦多縱有不
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敢論事 辛巳輔臣奏事趙

孝宗
封國
公

轉對
有補

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瑗為節度使封
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臣退而與孟庚沈與求商量
皆仰贊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日二
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擇 上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之
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
難也 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 國朝自有

仁宗皇帝故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爲難
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
跂及也 上曰 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
取子行下鞠於言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 藝祖在
天之靈庾曰陛下念 藝祖開創之難而聖慮及此
帝王所難能之事也初張浚之未出使也 上嘗以
語鼎浚與求曰此子大資持異在言中儼如神人
朕親自敬之讀書性極彊記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
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書院成 上曰只以
書院便爲資善堂俟除授玆命儒臣爲直講翊善悉
如資善故事 給事中廖剛言今諸將之兵被於江

廖剛
屯田
三說

造小
戰船

論人
觀才
可

淮不知幾萬數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
不勝其困矣可救此患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於淮
南今閱數秋未聞有補苴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
至乎乃獻唐郭子儀漢力田科蜀諸葛亮事爲屯田
三說上之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 癸未詔江浙四
路共造五車十槳小船三十言者以爲緩急遇敵須
用輕捷小船相參乃復爲之 甲申 上諭輔臣曰
昨路允迪奏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冗
宜遭變故今行在人才皆可觀趙鼎曰陛下以人才
爲意中興可復天下幸甚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
遣士卒五十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殿中侍

御史張劼遇諸塗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
方且卑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奈何
軍中不能上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爲酒肆遊觀
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衆
目所觀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
見村民多取花株竹莪街市貨賣若不嚴行止絕亦
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體問今日運石因依重加行
遣仍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賣花竹庶幾陛下
勤儉之德不待家至戶曉而侈泰之俗一變而爲樸
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 乙酉祕書
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歲久銷減

論兵用
南可

論體大
臣貌

乞令州郡募東南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盜賊萬一
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調發 上曰朕自知南兵可用
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俊軍中往往率先犯陣
其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進退
之易實害治體 國朝自 祖宗體貌大臣陛下即
位以來恩意尤篤 上曰 祖宗體貌大臣恩意甚
厚與庶寮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如鄭文公雖
一國之君進臣不以禮退不以道為詩人所譏彌正
又陳古者創業中興之主必有謀臣任事責重憂勤
逸樂與之終始今人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
捨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腹心以任之則事功可

禁金
翠飾

李椿
年論
三弊

樊榘
寅論

見就緒 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之臣執與謀議
詔禁銷金翠羽爲飾用吏部員外郎姜師仲請也

丙戌新除幹辦諸司審計司李椿年再得召見論今
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銓選之弊負多闕少二曰
食貨之弊錢糧物重三曰所司之弊吏強官弱又曰
奏度牒事以爲今一歲所常不下萬數是歲夫萬農
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也 上首肯之
乃下其章命吏戶部同措置 詔中書舍人胡寅論
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降詔
樊榘時既用尚書右僕射張浚議遣問安使何辭入
雲中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

胡極遺
使論

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誤國之臣自
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誘
張爲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此其效如何彼
之一身叨切爵位而去曹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
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躋灼然獨見於
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圖
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
今乃蹈庸臣之轍踐已失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
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叨爲陛下不取也
或謂不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
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

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
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的耗者誰歟因講和而
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
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
使者還言邊方帖服國勢真安形於章奏傳播遠近
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
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叔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
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
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
必矣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苟惟不然
以中國萬乘之尊而稱臣於敵國則宰輔而下皆其

說論胡
邪寅

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眾駐兵
泗水之上願陛下相結約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
以待之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即以此雖當復無
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履罷奉使之命疏奏 上嘉納
命宰相趙鼎召至都堂諭旨仍賜詔獎諭寅又上表
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違正論拂公心以
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已敗世已陵遲然後悔
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
爲之說大有爲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
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爲流
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爲者乃所以

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神祖照之於司
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遷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
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
事之說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
以新法吾民當遵元祐蔡京名之爲謗訛而其說盛
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
所謂謗訛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
之時而遷蔡京復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
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是理不並
立人無兩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
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真用兵以來和戰兩

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西北之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思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實懷二心以國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爲之論蔡京繼志述事之說而尊主庇民疾雖珍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安石爲然陳瓘不以蔡京爲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監觀前事識者憂之尚賴陛下除阻備嘗照知情偽於和議輩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衰衰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狀反敵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真尚肯通使適觀何蘄之

態
為
最
穀
田

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係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曲賜褒諭以來求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耻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駁北向以爲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忝切恩詔以爲今日美談而已戶部奏諸路殘破州縣守令勸民墾田及拋荒殿最格其法墾田增及一分郡守陞三季名次累及九分遷一官虧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鑄一官縣令差減之縣具墾開實數月中州州季申監司增虧十分者取旨賞罰己丑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孟庾進知樞密院事庚寅趙鼎奏事因言季沆

得安人
爲上民
瑞

論縣
令得
人

舉執
提舉
令

作相時每奏祥瑞須雜以水旱螟蝗文字進呈憂國
愛民之心如此 上曰王旦賢相也東封時都無一
言如天書降殆難考驗但朝廷內外得人四民安業
則爲上瑞 辛卯嚴州壽昌縣令臧梓持政合入官
令再任以兩浙轉運奏其治狀有實也 上曰若得
賢令尹如此一方皆受惠趙鼎曰一縣生靈十萬縣
令得人則人人安業 上曰然朕區擇監司守令政
欲安百姓也 辛酉尚書右僕射張浚提舉詳定一
司敕令參知政事沈與求同提舉初置提舉官也
中書舍人胡寅言兵興以來衣冠轉徙夫所者衆於
是開秦辟之路置漆差之闕廣宮廟之任增侍次之

胡寅
疏

胡寅
論
詞
臣

除所以憲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
在責籍則乞敘雪已得敘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
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
得近闕則乞見任已在見任則乞超擢士風之弊莫
甚此時伏見舊法已有差遣及方在取謫者不得輒
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伏望明詔率
執舉行成憲從之寅又言近來書命多出詞臣好惡
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玩人喪德之失詔
以付中書後省 戊戌岳飛至鼎州之城外先遣兵
馬鈴轄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
求遂與故部曲潛結揚太黨謀殺太以降時大旱湖

范冲
朱震
翔善
贊請

趙鼎
張浚
有隙

盛暑
慮囚

水涸如深冬賊益懼 乙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慶

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兼史

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翔善起居郎朱震兼資善堂

贊請 上親筆付出制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選於

屬籍得 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

傳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

汝時張浚在漳州聞建國公當就傳亦薦冲震可備

訓導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或謂浚繇此與鼎

始有隙 詔以盛暑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慮囚前

二日進呈行在跡決 上問外路如何趙鼎曰臣記

每年夏熱時令提舉司催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

招安
周隆
十

常以
營造
為戒

湖賊
楊欽
降

行 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當行之諸路令無淹
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自是遂為永制
庚子知虔州韓昭奏周十隆已就招 六月癸卯朔
趙鼎言資善堂樞櫺隘恐方暑不便 上曰粗令修
葺可也朕常以營造為戒居處不敢求安前日孫近
乞罷修學士院然上漏下濕若不略與修葺非朕待
遇儒臣之意 甲辰洞延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
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
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岳飛至潭州出圖
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禽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
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徐往來之程限八日

改統
元歷

造甲
不擾
百姓

省併
鑄錢
司

破賊請浚曲留以俟浚然之 飛以統制任士安為

賊餌賊併力拒之凡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

賊求殆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

悍楊太恃以為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 乙巳名新

歷曰統元 丙午 上諭輔臣曰近今諸郡以前鐵

改造甲葉恐再於民間科教密院只今行下令只於

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鼎曰陛下恤民如此臣

等敢不奉承聖意 丁未罷饒州鑄錢司合行事務

權令虔州本司兼管自渡江後表司所發額錢比舊

十虧八九朝議以為兩司責任不專職事因致廢弛

乃合為一司 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面對乞重

林李
仲乞
重縣
令選

縣令之選其言曰今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效臣承乏郎曹求爲縣令若无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爲重則重在縣令漢明帝曰郎官出宰百里有非其人人受其殃蓋非以郎官爲重重其出宰百里也 己酉 上謂輔臣曰朕以南班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貧窶者昨日出內帑錢每人賜二百千令宗正丞沈禹卿散給尚有親賢宅近屬已取會人數別行給賜趙鼎曰今宗室凋零無幾陛下

建國
公出
資善
堂

范冲
上孝
經圖
後

敦睦如此盛德事也 建國公初出資善堂 上命
見翊善范冲贊請未震皆設拜趙鼎等得旨依故事
謂見冲等每因箋奏導國公以仁義之言執襍軸藏
之時一展玩國公嘗得李公麟所畫孝經圖冲書其
後略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
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
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乎禮行之以不息
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
成是謂純孝不然無以立身矣豈不見夫諸侯車服
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以幼學之年享寵祿
之厚蓋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冲以諸侯之事爲

因早
講朝
政故
夫

罷
科
教

獻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周之諸侯其入
而居於王所則皆謂之卿士故冲又欲以卿大夫之
事爲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其勉之 辛亥
趙鼎進呈以早乞分命侍從官等徧走羣祀祈雨事
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夫更宜講求鼎等曰
近日蠲除翎毛箭鏃及官舟運糧等事皆是仰承聖
意以寬民力沈與求曰雲漢之詩雖上下莫瘳靡神
不宗不廢禱祈之事要之以側身修行爲本陛下勤
恤民隱如此宜蒙嘉應 癸丑手詔訪聞諸路久愆
雨澤緣朕不德致斯亢旱雖恐懼修省思所以答
遣戒弭天灾尚慮州縣違戾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

岳飛
平楊

除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干科敷催驅等
事日下並罷 荆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楊太
赴水死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
誠寨固守寨三面臨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
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
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放之上流賊聞罵聲爭
擲瓦石草木爲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
執誠湖寇悉平

范鑑曰竹箴之題卒誤鍾相相旣擒矣么猶相也
然而昌寓致討而不能平王玘招安而不能伏及
張浚至醴陵召間諜之囚釋其縛而縱之歸使喻

寇於是么之將楊欽降卒有膽喪之歎岳飛至鼎
城取偏裨之慢令者鞭之以折其氣使爲虜餌於
是么斃而誠擒果應飛來之讖此平楊公之功烈
也

大事記曰嘗謂宣王中興平外裔耳光武中興平
內寇耳而高宗欲據裔則內寇轉迫欲除盜則
外禦復張然而降張遇等殺杜用丁順等則有王
淵擊李昱平趙方則有劉光世却丁進則有守臣
康允之破戚方則有守臣周杞誅葉儂討李成則
有張俊平范汝爲平曹成則有韓世忠而楊公據
上流僭號紀年尤爲腹心之害岳飛一至八日而

平執
以早
能乞

召尹
煇

應飛來之讖湖寇盡平而外侮始息矣使當時諸
盜不作諸臣得以併力中原豈不足以建三事功
哉

甲寅尚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庾參知政
事沈與求奏自五月內子不雨今越四旬叨冒近司
輔政無狀致此譴戒伏乞特降威命正臣等之罪早
賜黜責詔答曰早暵逾時甘澤未降乃朕菲德非卿
等咎各安厥位無得再請 丁巳史館修撰資善堂
朔善范冲言伏見知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
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
閭之所尊禮士夫之所矜式臣無能彷彿舉以代臣

張俊
世忠
飛岳

允愜公議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赴行在焯程順
高第也願死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
尊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於淵聖方召至闕將命
之官力辭而去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辟之不能致
紹興中避難長安僞帥趙彬以劉豫命玉帛招之焯
却幣奔蜀居於涪州上聞其賢故召湖寇既平張
俊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荆
襄以圖中原俊率官屬泛洞庭而下時淮東宣撫使
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校拔
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已下之數通書俱不
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

減福
建貢
茶

罷湖
州貢
蕉布

甘澤
應祈

許舉
人用
諸儒
說

獎諭
張浚

志始大悅而俊益忌之 戊午詔福建歲貢龍鳳團

及京提茶並權減半 罷湖州歲貢花蕉布 癸亥

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 上曰朕累日寢食不

安者豈特爲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饑

民貧起而爲盜朝廷不免遣兵討定殘殺人命亦天

道之所宜憫也 甲子詔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

諸儒之說并自出己意文理優長並爲合格令試院

榜諭 乙丑張浚奏湖賊盡靜 上手書賜浚曰非

卿孜孜爲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萬

口一辭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連接事力

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 丙寅詔州縣毋

增賞

士塔
遣官

罷遣
童子

復一
歲五

執政
兼措
置財
用

時湖北提刑司奏大周任內招復增戶二千八百七
故優賞之 辛未差叔蘄州防禦使士塔爲泉州觀
察使 是月汴京地震 秋七月壬申朔饒州進士
朱嘉積言子召虎十歲能誦經史兵書步射乞批試
詔賜帑二十匹罷歸 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是歲
五享如常禮 詔諸路監司帥守按試武士所能具
職位姓名來用 李光請也 己卯知樞密院事孟庚
知紹興府庚以行府關三省樞密院事積不平因稱
疾求去 參知政事沈與求權樞密院事兼權措置
財用 庚辰內侍盧公喬言見係致仕在蜀中乞赴
行在 上曰此人極不平穩不若與在外宮觀况朕

不做
宦寺
權

樊瑜
李綱

復置
大教
學教
授
趙不
羣再
任

宮中小黃門數十輩備掃除趨走而已近上者亦有
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之變故不
得不防微杜漸趙鼎等曰漢唐宦官傳有可鑒誠
上曰仇士良勸後輩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觀書可以
鑒也 壬午賜觀文殿大學士李綱親筆詔書樊瑜
綱應詔陳三策又上六條故有是賜 癸未知南劍
州沙縣丞陳沃新婺州教授富元衡並充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渡江後發趙鼎始創
復之二員居行在二員居會稽自是爲例 丙戌知
宣州趙不羣陞直龍圖閣再任 上曰不羣爲郡有
稱首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當寵旌之以爲四方

論全良盜
不可致

之勸 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
擾之使然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為盜乎朕夙夜以
此為懷卿等復留意謹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
業之意

史臣曰 紹興初羣盜充斥既平閩中而樞臣議
收民兵以節制之詔曰事有本末今所措置者末
也致盜之因良由科徭疾苦吏不省憂令監司條
具利便以聞至此又有是言夫出政而原其本患
盜而矜其情寬役使厚常產以修其安民之事監
司蔡郡縣率執擇守令以持其安民之具嘗聞安
民矣未聞治盜也此之謂知要

癸巳知滁州何洋條上屯田利害 上曰淮北之

民強負而至朕爲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可賦田予
之更加優恤恐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
量給官錢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爲朝夕計今
使就耕之民盡蠲租賦更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
荒田往往耕闢已多縱便恢復亦爲朝廷之利 上
曰然 乙未 上曰內諸司轉官出職 祖宗皆有
格法朕遵守之甚嚴但付之有司依法施行

史臣曰內諸司轉官出職 祖宗必嚴其籍豈惟
名器之惜哉絕外廷之私謁懼法守之易陵也與
夫褻近之臣皆所深戒觀御樂院上用供奉官以

增館
職十
員八

詞科
取人

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而不可以寄資內侍省押班
必年五十以上至張茂之除雖四十八猶為不可
司馬先引故事為英宗言之又為神宗言之皆此
意也

八月甲辰詔增館職為十八員時言者論唐太宗
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
皆為名臣 祖宗開三館以儲養人才蓋本於此今
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
乏才之歎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
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為額故有是旨 禮部貢院
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博學宏詞

贈伯溫
官邵

科新敕令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教授石延慶
二人 丁未宰相趙鼎乞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
祖信奏新簽書廣德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
贓汙狼籍與判官趙不愚共為姦利表裏相濟詔浙
西憲司劾治其日癸卯鼎嘗以京秩薦此二人故乞
解機務是日祖信方候對 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
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
可以薦二士之失而罷宰相 己酉趙鼎言故右奉
直大夫邵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
得罪書名黨籍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
溫門人也詔贈秘閣修撰官其家一人 丁巳詔福

因宣
仁事
逆賊
章蔡

建收買末茶指揮勿行 己未詔御筆比覽元符諫
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詆誣 宣仁聖烈太后
欲追廢爲庶人雖無母慈何忍至此自朕纂服是用
疾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
原本始實自紹聖惇下竊位之時而護慝未彰將何
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
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 丁卯故特進中國公
章惇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責授寧國軍節度副
使蔡卞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
職任用己未詔書也

史臣曰理能正於人之心而治不足以達於天下

錢總制
按邵文溥

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爲之也必有害常醜
正者取三綱九法汨陳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
人心之不泯者猶在也舉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
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固先之矣紹聖二姦爲國
產亂以絕天大理其忍哉高宗誅姦於既死其得
撥亂世反之正之理乎

是月僞齊陷光州 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
漕司雜稅及常平增收頭子錢鈔考勘合錢者戶長
雇錢常平一分寬剩錢正稅零畸剩數等並罷以久
早用都省請也 壬申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按屬
郡守趙丞之不法趙鼎曰溥在蜀中極振職 上曰

汪洋等
及第

黃中
對策

人情多銳於其初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古帝王亦然唐明皇開元天寶治亂可見矣趙鼎曰陛下知此中興之功直不難致天下幸甚 乙亥

上御射殿賜進士汪洋等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時右修職郎黃中對策言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兩宮北狩闕然溫清之奉者十年於此矣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豈可多得陛下思念至此豈不為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思念憂懼之言而未有思念憂懼之誠心也故凡有是誠者必有是事臣不識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邪今天下之弊極矣臣愚以為獨在於陛下安之以誠益之以剛

健明詔二三執政大臣思有所矯拂於世俗事事到
靡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宿弊而爲之一新其耳目
然後治效將有可觀祖宗之烈爲可復父兄之耻爲
可雪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諸己而
己臣願陛下以帝王之道爲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
爲可以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以混一區宇爲心
使設施注措莫不當理從諫如轉圜見善如不及純
而不已盛德日進使海內皆有歸往之心然後大舉
六師削平西北所謂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
也惟陛下力行之耳詳定官中書舍人胡寅等定中
爲首選輔臣奏中條有官人 上問故事如何沈與

論江
上軍
精強

進重
修神
深寶
鍊寶

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通考中第一 仁宗曰朕
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峻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
二 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為第一同日賜特奏
名進士汪喬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同出身生助教
壬午張浚奏江上諸軍事藝精強非前日之比趙
鼎曰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功 上曰此皆卿等協
贊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
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 神宗
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及進呈
上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內侍設案捧書至
御坐前搢笏展書修撰范冲進讀 上起立拱觀禮

降身博

汪洋名

賜書親

謝德河

畢復御座 降迪功郎告身於浙西諸州博羅每道
四千緡亦不作進納與理為官戶仍理選限 己丑
教賜進士及第汪洋乞避遠祖嫌名 上以其與王
拱辰同歲賜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
庸篇詔正字高閔校正 上將親書以賜閔言儒行
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
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雜 上從
之 雅州嚴道縣尉謝德特改宣教郎發書昌州
軍事判官以所陳六策議論可采也德德六策一曰
正國體二曰正身三曰求賢四曰奉天五曰愛民六
曰服四裔 庚寅上以御書尚書一帙賜趙鼎翌日

御書
尚書
賜趙鼎

元符
邪等
人任
子

張戒
上書
直言

鼎奏謝 上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教之言所以賜

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 壬辰詔元符上書

邪說尤甚范柔中等二十七人身亡未任子者並與

一子官趙鼎進呈上曰此乃蔡卞蔡京之罪獻言者

有可取則施行之無可取則容納之如此則上無拒

諫之名而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立為邪等名目其誤

太上皇帝皆此類也 國子監丞張戒面對奏

上曰臣幸因輪對輒撰成書一封宗社大計軍國重

事臣靡不盡言願陛下萬幾之暇留神省覽 上曰

甚善戒進呈訖奏曰臣所論事既多必有不合聖心

處 上曰朕覽天下章奏不如此朝廷初無拒諫之

言戒容
直張

祖及祖法
太不仁

意人臣進言其可行者行之其不可行者置之朕未嘗加罪戒曰誠如聖諭人臣進言若皆合聖心即是陛下所已知者又何用言爲 上曰不惟已知已施行不須言若人臣進言必欲合人主之意即是觀望戒曰陛下明此天下幸甚 乙未趙鼎奏昨日蒙降出國子監丞張戒所上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敢盡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對攜此書來上幾萬八千言朕熟覽之其間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戒自言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方患朕之過失不得自聞民之疾苦不得上達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豈罪言者朕意欲賞之沈與求曰陛下容

論節用
省財

華復
光州

納忠言如此何志不聞盡言 上曰戒言朕有 仁

宗皇帝守成之德而不知 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

是朕見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

天下誦之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時立政用人之事

朕嘗置左右朝夕以爲法至於 太祖以神武創業

朕誠不及也 丁酉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奏呈歲計

上曰今中外小大之臣罕有任責若人人體國以

公事同家事何憂不足仍須每事省節積少成多唯

贍軍賞功務在激勸此不可減耳監司守令有不經

意於常賦怠慢尸素者戶部宜糾劾之當議竄責

是月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華復光州 冬十月庚

鑿板
寬恤

雞鳴
諫議

書車
賜詩
臣輔

更廣
東益
法

子朔詔戶部鑿板下江浙荆湖早傷州縣奉行寬恤
 指揮御史劾其違者竄責先是禁屠以禱晴而併及
 雞鳴右諫議大夫趙霈奏疏稱頌上德中書舍人胡
 寅績疏笑曰諫議乃及此乎聞敵中統兵有號龍虎
 大王者脫或入寇當以雞鳴諫議拒之 壬寅遣中
 使以所書車攻詩賜輔臣翌日趙鼎奏謝 上曰朕
 觀鴻鴈車攻乃宣王中興之詩今境土未復 二聖
 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備邊方鼎曰陛
 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乙
 巳詔廣東鹽以二分即本路通商餘一分官賣充漕
 計廣東鹽舊從官賣其後許通商於荆湖南北及吉

稽考
常平
義倉

張浚
入見

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爲二十萬緡 戊申
殿中侍御史王縉請嚴義倉之法以備水旱趙鼎進
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今秋戍之際民間
已闕食恐至來春大饑欲令常平司多方廣糴以備
賑濟 上曰朕聞江湖歲歉夙夜爲憂常平法自漢
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專用義倉賑濟最爲
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申飭有司稽考之
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湖賊遂自鄂岳
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僞境震
動 上勞浚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
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趙鼎沈與求

書泰賜浚

否卦張

張浚論

泰否

曰湖相既平則川陝血脉通矣他日遂可漸爲恢復之圖 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

之心為觀二爻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
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
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
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
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
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
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 陛
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
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 陛下常思其否
焉 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策
案上沒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篇莫不

李綱
西師

陳得
一造

定舉川
人思

定舉
今統

備具 上深嘉歎置之坐隅 乙卯提舉西京崇福宮李綱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張浚之請福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相厚善至是數於上前言其忠趙鼎嘗為綱辟客亦為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綱辭上手書教諭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己任勿間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 戊午布衣陳得一造新歷成賜號通微處士 詔川陝類省試第三人例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持奏名人合宣撫司置院差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也 辛酉吏部侍郎晏敦復請三公三少三省長官俸

之連
提水

之監
兄
論
差

給並依嘉祐祿令修正從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
世忠奏偽簽軍犯連水軍遣統制呼延通等引兵擊
殲之所狀無幾 上曰中原赤子為稼逼脅死於鋒
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仍出榜曉諭使彼
知朝廷矜恤之意 丁卯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初出
官人監獄廟理資任若使許用舉主關陞及年限磨
勘不惟僥倖太甚兼恐偷惰苟且習以成性欲乞應
初出官監獄廟人年未及格並不理資任選人候釐
務書考纔許薦舉釐務實及三考無出身通理四考
纔許用舉主關陞承務郎以上釐務磨勘一依舊法
自後未經參選入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宮觀通

裕享
太廟

俞樾
論蜀事

平定縣志卷十八

五

判請給者更不差監嶽廟詔除用恩例陳乞外更不
許差餘依見行條法 己已詔前軍執所舉京官狀
不理為職司 是月裕享太廟 祖宗並為一列不
敘昭穆 新知普州俞樾上書言蜀之可憂者四事
大略謂昨者敵兵深入和尚原下青泥嶺薄仙人關
預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尚原者鳳
之東境距寶雞縣繞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
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所
謂仙人關者青之東境距利州繞七驛自利抵劍門
關百里而贏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
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隘險必別生計他日分兵數

置象
牙牌

賣戶
帖

道並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山
入巴閬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復以一二
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日者
和尚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不知宣撫司
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乎臣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
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荆襄使川蜀一軍當秦雍
江陵一軍拒襄郢可以揀援川蜀復蔽吳會出軍沅
洛通車三秦矣 十有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
下象牙牌一留禁中二降付都督府緩急臨敵果有
建立奇勳之人先次給賜以爲執守 詔諸路州縣
出賣戶帖仍立式行下 中書門下省奏中書舍人

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大略謂宰相大臣
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者也而兼總六曹
有司之事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
與州縣無以異矣望陛下詔軍執大臣選補六部
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法之所
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者六部無得為人申請破壞
成法如是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
之事治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以
復之功庶乎可冀矣二曰議學校之制大略謂自軍
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夫其帶產因無帶心棄毛雞
而說初上封事而覓官泯泯紛紛儒風掃地謂宜稍

增教授員闕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加以歲月必有可觀三曰重縣令之任大略謂宜籍中外已爲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陞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其節制其經由者悉用階級則又據諸路縣分戶口賦入分爲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則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司監司同共辟奏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爲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爲三等縣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悌俟及三年考其績效

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又命從官各舉二人之能任者判舉二人之姦賊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賞以次施行四曰京官必歷親民大略謂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及親爲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違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爲通判作威勢贖貨賄爲民之害無所不至望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庶幾息僥倖之風勸人材之採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爲任大略謂近歲監司郡守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望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爲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

及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
其餘凡繫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爲
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士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
廉耻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六曰除監司迴避戶貫之
禁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非良法也夫
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
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爲害滋甚矣望明詔大臣
蠲除近禁盡心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
詔三省措置立法其在內窠闕并樞密院差除依此
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也 辛未趙鼎奏李大有
上書言及機權事 上曰此涉兵機不欲付外看詳

兵機
事者

上屬
安籍總

吳玠
得事名體

死節
賜諡

昔張齊賢上書獻汴河東之策 太祖怒甚至裂其

奏及左右既退徐取其奏吞授 太宗曰他日取河

東出兵運糧當用齊賢策未幾河東平沈幾如此當

為萬世法 宗正寺上仙源慶繫屬籍總要詔丞孫

緯進秩一等諸吏賜帛有差 癸酉川陝宣撫副使

吳玠奏遣其子來奏邊事先一日玠乞俟防秋畢入

對詔答不許 上謂輔臣曰玠此嘗請入觀今又遣

其子來奏事可謂得諱之體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

周慎委曲如此良可嘉也 詔應守臣守禦臨難

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帥司保奏特與

賜諡 乙亥和靖處士尹焞充崇政殿說書合川陝

授
官尹

論
節
真
卿

宣撫司加禮躬遣赴行在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在方
冊非得深紆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教繹於前則道固
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
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
經闈勉從弓招副朕虛佇 進士顏邵特補右修職
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 上聞真卿之後
有居温州者命宰臣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輝
則真卿十一世孫也 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
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爲難耳真卿在唐死節
可謂得處矣况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與推
恩以爲忠義之勸 罷吉州權貨務都茶場 癸未

省始節
庭官

官史
減俸

詞由臣
科第

上謂輔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言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搜求三十人出之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甲申自渡江後軍輔已減奉三之一至是趙鼎等復請於丙權減二分從之於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乙酉起居舍人任申先試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詞臣進不錄科第林樞願岐反申先而已丙戌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興鳳可以戰守而民未復業墾闢殊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衆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詔邵溥吳玠擇二郡守相度玠於興元洋鳳成岷

吳興田
七

胡寅
以論
出使
事

五郡治官莊七田又修堡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
願歸業利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
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爲耕則所得數什
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粟多 戊子中書舍人胡
寅知邵州初寅既論不當遣使 上賜詔書褒諭而
尚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
其說乃遣都督行府准備差使范寧之與問安使何
鮮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焉者二大略謂
庚戌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鈞
引敵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詔罪狀劉豫名
其爲賊今豫豈肯賓吾使人達之於敵哉獨有一說

使 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 建炎改元
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營款之
音者况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闕惟懼我知之今以敵
為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
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使不絕則金柅重柄歸
曲於我名實俱喪非 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 二
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 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
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
遊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按之則以 二帝為言者
理不難處也今日大計只當明復繼之義用賢才修
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至於何辭之行

論奏不當

賜親賢緡

預買不納銀金

集重催早傷稅

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浚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南小郡故有是命。甲午權中書舍人潘良貴繳方州殺人奏案不當。上曰殺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法然情有可憫許具奏此。祖宗好生之德第恐州縣之吏受賂出入略加約束可也。乙未詔出內帑絹三千六百匹綿萬兩賜親賢宅諸宗室。上諭大臣曰時寒如此令戶部支則恐傷經費故第從內帑。趙那給之。丁酉詔預借民戶和買絹紬二分止令輸見婚母得抑納金銀除頭子錢外每千收糜費錢毋得過十文。詔江西帥憲司覺察漕司及州縣母

復差
甲頭
催稅

減料
鑄錢

改神
武軍
名

除盡
日供
職例

得重疊催理旱傷民戶苗米 詔罷催稅戶長復以
村墮三十戶爲一甲輸差甲頭一名催稅 江浙荆
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趙伯瑜乞減料鑄錢
每千重四斤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時坑冶盡廢伯
瑜訪得諸監有古碓淪浸入地漸生鏽末乃淘樞成
銅品合鼓鑄焉 十有二月庚子詔神武係北齊軍
號宜以行營護軍爲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
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軍劉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吳玠
右護軍王彥前護副軍 言者論行在職事官凡有
除授盡降指揮日下供職此適足以長奔競之風除
命之出倘未愜於公論則御史疎官得以言舍人得

明下

1111111111

11

侍從
不拘
輪對

用人
不分
彼此

王侯
國用
五事

故特延見訪問所以求賢審官詢事考言惠至溥也
然侍從官以言語備顧問朝夕論思出入獻納乃其
職也豈可令與庶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免轉面
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請對勿拘以時勿限以數從
之 辛亥 上與趙鼎論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
彼此四方人才宜參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無方
豈限南北 權戶部侍郎王侯言兵革未息屯戍方
興大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
謹以臣愚見略陳五事一曰處冗食之兵二曰檢有
餘之祿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銷毀之寶五曰修
平準之法詔戶部勘當其後願施行之 甲寅刑部

朝士
始帥
川陝

久任
計臣

命有
司守
格法

員外郎楊邁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使渡江後由朝士
出爲川陝帥臣者始此 庚申太府少卿沈昭遠請
久任計臣 上曰 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最爲久
任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倘能稱職就加爵秩以優寵
之可也不須數易張浚曰久任豈獨計臣他官倘有
稱職者亦當如此 平酉起居郎潘良貴言中臺者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伏望嚴飭六曹長
貳卽官凡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須據格法是非供
報輔臣進呈 上曰 祖宗以來自有格法有司但
能遵守卽爲稱職格法既定誰復有僥倖之心唯其
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浸廢也可依良貴

所請更切中嚴沈與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徇情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耶僥倖之門塞則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

史臣曰法外豈得有例哉徇情之私而為法之蠹莫例若也其弊蓋出於特旨特旨為例矣而又沿請之僥倖相乘無不可者是猶從其不齊於物而恣廢其器雖有權量度數無所用之也天下雖為知是王之分者哉然則法安出也傳之祖宗蓋有所創之於上付之有司蓋有所受之於下猶權量度數之器受之於官而用之也夫是之謂遵守詔敕令所刪定官監登闈檢鼓院官自今並令轉

增辨
對句

張浚
置屯

差官
撫諭
川陝

對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賓侯都督府出使日隨逐
前去江淮若置屯田時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
慮諸將議論不同趙鼎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
舉事莫能兼顧屯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
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為之 丙辰
都督府奏以新和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
熊彥詩並往川陝撫諭 戊辰夜雨雹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八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中

高宗皇帝十九

紹興六年春正月己巳朔 上在臨安 辛未 上

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
張浚曰朕居煥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
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
於溝壑強悍者流為盜賊朕為民父母豈得不憂浚
曰 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
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
陛下以多艱之際 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
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

上或
達旦
不寐

置局
賣藥

問方
今形勢

內均
任外

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以 陛下聰明苟
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
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為至不能疑則中興之
業可建矣 壬申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賣熟藥 甲
戌左承奉郎孫道夫為秘書省正字道夫召對 上
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為復陝西
之基措置荆南以為守江左之策 上稱善 乙亥
右諫議大夫趙鼎言比年以來奔競日滋廉耻道喪
指臺閣為要津笑州縣為俗吏僥倖捷徑以圖進身
已參選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
遇賜對則明與陞擢差遣一有過累則明與外任差

納官授
粟注
寬目
早恒

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內任爲重乎願明
詔大臣凡任臺省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
監司郡守之職任監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陞擢者
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闕擇寺監丞有才術者
爲之宰寺監有闕擇縣令有治績者爲之丞更出迭
入居中補外以熄奔競以興廉恥使士無入而不出
之譏郡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夜雪
丁丑詔納粟別作名目授官人毋得注親民刑法
官已授者並罷 己卯詔朕以菲德致茲旱災痛念
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字尚慮未能深體
此懷奉承弗謹今仰三省檢會累降寬恤事件布告

伯致賜名
上神實錄
宗實錄
張浚
聲劉
豫罪

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實惠及民 壬子宗室伯致賜

名璩除和州防禦使 癸未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

史趙鼎上重修 神宗實錄通成二百卷 丙戌尚

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

豫復據中原為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

觀機會 上許焉浚即張榜聲豫叛逆之罪 丁亥

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楠淮西宣撫司參謀官李健

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郝漸對于內殿 上諭

以國家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

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况軍中亦須先立

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鼎曰

措置如此社稷幸甚

臣留正等曰古之行屯田者何其易而其効何其廣也趙充國之於湟中是以將帥而行之也張公謹之於代州是以郡守而行之也韓約之於振武是以部刺史而行之也率不過一二歲而軍儲富矣今以天子之命令國家之事力而每病其難經歷歲月未覩厥成則將帥恬不加息抑辜任使之意也使其開渠引水用以澆漑能若鄧艾躬耕百畝課督將技能若郭子儀如是而有不成臣不信也亦在賞罰勵之耳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

給還
預借

因旱
預修
荒政

場錢先還一半不便 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
號令貴於守信而已儻或失信何以使民服從 甲
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
呈文字 上曰歲饑民多流殍朕心惻然官為發廩
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為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
文具耳宜申飭有司多方措置米斛逐路監司行下
州縣如奉行有方別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
或聚而為盜即重行竄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
保明來上取旨賞罰

臣留正等曰水旱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
處之周有荒政漢有賑貸之令本朝從而推廣之

災之所被必開倉廩已逋負休力役甚則轉他路
粟以給之又甚則出內帑金帛以濟之視前代益
周密矣至於戒飭監司課州縣以存恤有方與奉
行不謹者而為之賞罰則自 太上皇帝始州縣
之官以字民為職者也職乎字民遇其災而不能
救焉罰將奚辭彼知罰之可畏而賞之可慕也於
救民何敢不力民之免於溝壑者非 太上皇帝
之賜歟二百餘年之間德積而彌高澤濇而益深
民之戴 宋永永無數宜矣

乙未進呈邊順乞外任劄子趙鼎曰 祖宗舊制
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

宗室
戚里
不為
將相

定買
官陞
轉法

也 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審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 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全之也

臣留正等曰漢以諸呂幾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薄昭典兵豈非以太后故欲息之耶昭卒犯法誅死尚足為恩也哉魏文帝譏之以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 太上皇帝之語趙鼎真可為萬世法也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

陶愷以紹斥
愷主紹述

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
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閣門祇候三
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閣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
人特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
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並作官戶差役科數並免
如將來參部注擬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
行從之 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
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 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
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
之說故命出守 壬寅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
屯田張浚出行邊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

改營
田爲
屯田

置行
在交
子務

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籍仍民間例
召莊客承佃五家相保官給牛種每家貸本錢七十
十分二年償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 癸卯
夜雪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
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
萬用於江淮矣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并沿邊糴買
文鈔皆係 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來
未嘗檢舉今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做舊法先捲一
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
期於必信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
萬緡充糴本將悉行之東南焉 乙巳右諫議大夫

乞勸
分上

贈
鄒浩

召人
買田

趙需言去秋旱傷今春饑饉賑救之術不過二說一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戶賑糶以給之然豪右閉糶蓋其常態全在守令多方勸諭上戶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糶紐計城郭鄉村之戶多寡分擘米數既無所擾人亦願從惠而不費之道也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謚曰忠 庚戌詔諸路監司榜諭人戶依限投買鄉村戶絕并没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退泥田永爲己業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睢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進屯

書度賜浚
裴傳張

韓忠牙
世擒合

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為後
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圖復中原於是
國威大振 上自書裴度傳賜浚 甲寅都督府參
謀軍事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淮東宣撫使
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執金人之將孛堇牙合時劉
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引大軍進趨城下命統制
官呼延通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二十餘里遇金人
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馳至陣前請戰敵將
孛堇牙合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在
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
□□□侵犯王略我肯與爾俱生子即馳刺牙合牙

山雷平韓忠淮
賊進世陽

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皆失仗以手相格逢坎而墜
牙合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
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眾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
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
掩擊敵敗去 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為其徒伍俊
等所殺 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 辛酉韓世忠自
淮陽引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賊堅守不下劉豫遣
使如河間求援于宗弼先是敵偽與其守將約受圍
一日則舉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倪與
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于張俊俊不從世忠
乃還道遇敵兵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

寒食
引見

張浚
始練
軍事

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
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
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 壬戌詔折
彥質兼權參知政事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知
明州中書舍任申先繳還詞頭論其罪改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 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于內殿前
一日趙鼎奏來日偶是寒食正節 上曰朕宮中每
日食後略治家事即觀書寫字此外別無他事來日
自可引對鼎曰 陛下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
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 上諭綱曰浚自
富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

李論事論人信
綱五 金失

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其論金人失信略曰自金人起兵以來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我臣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雲燕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犯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敵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議者一切以不可許者許之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祇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返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劫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犯威勝隆德等州此則金人之失信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三鎮之

內庫
軍器
管

人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口口耳淵聖
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
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河割地奉使敵中往往為
兩河之民所殺如鼎山王雲之流是也敵騎既破汴
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策
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三也金人負大失
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正猶口口略主人恃
其兇威靡所不止而猶自以為己之直而主之曲也
願下明詔詳述自 宣和 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
不在此庶幾人百其勇士氣自振 丙寅詔自今置
到軍器等並於內軍器庫管 三月戊辰朔初淑

收官
紙綾
錢

李光
趙霈
爭火
事

官告綾紙錢 禮部尚書李光兼權刑部尚書時臨

安府多火災或頃刻藝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霈建

言請峻其刑名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

光不奉詔乃抗疏天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

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

諫官之論當略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

弇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為舉

職矣 己巳 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為

京東准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

化楚州置司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為湖北京

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

並用世用
韓忠岳
李綱
論後事

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
沉鷲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 李綱入辭退上疏
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
不精反以為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
皆非善置陣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
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
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
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
一而不能生財節用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
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
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以制之者三也今

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也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謂宜今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

命劍祀瓘

南州陳

旱傷

通負

西河北流移之民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
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
兵願耕者聽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
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
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比其大槩也詔都督
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 庚午詔南劍州學春秋
釋奠就祭陳瓘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 辛未
詔去歲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所負 紹興四年已
前錢帛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閭倚及進呈 上曰
不若盡蠲以寬民力乃有是命又詔旱傷四分地分
闕食民戶盜劫米穀食物之屬不曾歐傷人罪至死

命協官
買馬力

尹焞
再辭命

權聽知通酌情減等刺配俟參成日如舊 知全州
劉遠知邕州趙鼎因論廣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實
無補欲相度止令邕州知州專領留屬官一員主管
錢物 上曰朕以諸事每思慮必盡昨計筭餘杭監
收一歲支費無慮二萬緡自可收買戰馬百三十匹
卿等更可商量時已命左承議郎范直清提舉廣西
買馬後二日遂以遠同提舉買馬今直清與遠協力
措置馬 癸酉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處士
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於 靖康中累被
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
所習迂闊之學施之事功無一可者願賜寢免以安

乞輪不
拘對

張俊
拒行
徽府

愚分故有是命 太常丞華權面對言行在輪對官
已經召對及已嘗輪者乞令吏部會問如偶元已見
願輪以次官者聽之蓋天之降才不同使其智識過
人遇事輒發時可以上裨聰明者願對雖數而不嫌
倘效一官而僅足且留於百執之間以各展其所長
庶幾輪對不為文具從之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
制官趙密巨師古軍馬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
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
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
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
於朝趙鼎白 上曰浚以宰相督行府若號令不行

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尚
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夫機事時議
者以為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浚
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揚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
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
入衛俊尚敢為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已
卯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
上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切持雖灼見懷奸以其議
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切持懷奸誠如
睿旨而迹其情狀有不可貸者 元祐之初 哲宗
皇帝即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

於是進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
新法盡復 祖宗之舊終 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
紹聖元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略曰共惟
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
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
陛下亦知有 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策一於是
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
蔡卞始用事厚誣 宣仁欺罔 哲宗以 神宗為
名劫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 太上皇嗣
位之初首召范純仁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
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

異議竄責嶺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述之
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爲名却持
上下姦人情僞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曾布乃
爲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
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旣行則覆出爲惡得
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
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爲小人所勝必假神
宗皇帝爲名始於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
爲痛心疾首者也共惟陛下聰明稽古憲章祖
宗洞見是非眞僞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
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爲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

奸有流
邪源

不許
堂除
通判

好德
生

能用人是欲以一身為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
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焉伏望 陛下明正典刑揭
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 上曰
所論甚詳自當便與之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
忽然聞此甚可怪趙鼎欲送吏部與監當 上曰甚
好鼎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
述之說折彥質曰小人姦邪自有源流 辛巳詔自
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除通判差遣 癸未閏旦
降二官取勘旦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
以旋風棒擊之至死 上曰若以軍中法而馭吏則
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 陛下好

結盜死獄不理
賞不
夜觀
奏議
損目
倚閣
災傷
戶帖
錢

生之德天下共聞 甲申詔命官諸色人捕獲兇惡
強盜未經結錄已前在獄身死更不理為推賞人數
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
為史受賕鍛煉致脅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
以為正賊詔惠州元勘獄官貶秩衝替 丙戌 上
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 上曰前夜已覺目
痛偶探報業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
曾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
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 壬辰詔四川災傷
州縣委失檢放人戶所納戶帖錢權與倚閣一半災
傷至重去處全閣俟秋成日催理 乙未王庶知鄂

王獻十篇上帥事考蓋縣
庶論六元府跡技司令
論失

州初庶召還未見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 夏四月
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篇 庚子殿中侍
御史周秘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
考校縣令而五六年間惟成都府潼川路一嘗奏到
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詔吏
部申嚴行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 上御經筵給事
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讞自王安石開按問
之法及曾布增強盜賊錢遂皆不死翌日 上以語
宰執曰此極敝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陰德然殺
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
乃長姦爾 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

宋藻
十君論

偽齊
州陷唐

岳飛
起復

官局
改官
罷任

宗子
訓名

丑興化軍免解進士宋藻上所著十君論 上召對

特補右迪功郎 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陷之團

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 乙巳詔湖北京

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

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

不得辭免飛再辭 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每

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 己酉殿中侍御史石公

揆請選人任京局改官後並令罷任庶幾侍闕之人

得以次進從之 庚戌初命宗正寺訓諸宗室名自

元豐後非袒免親皆罷賜名之典而宗正丞孫緯

論同名者衆故復訓名焉 壬子時正陰雨 上數

慮害陰
麥兩害
王縉
青瑁
取錄

問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祐上曰善殿中侍御史王縉諫上取青瑁瑁瑁上諭趙鼎曰中間嘗取瑁瑁數十兩止造一帶鞞襯餘令入藥兼朕雅不愛此物又顧鼎問朝廷曾令取青瑁否朕宮中未嘗輒修一椽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縉諫疏鼎因言青瑁乃是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以充銅本上曰不若別更處置必是外間已有所議也鼎曰縉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上曰前日已嘗再三嘉獎甲子京東淮南東路宣撫

大將賜功號
臣賜功號
復翰林侍
讀林復翰
論六事不
任部事不

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楊政翼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
訛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
號皆自此始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
讀學士冲再辭新命 上乃令改命自 咸平初始
置講讀學士經 元豐 紹聖再省至是特以命冲
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
部不任責事 上曰六部長貳侍從高選自當一面
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事而一旦為執政便能決
斷天下事耶 辛未秘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
莫重縣尹除授之間理宜措置欲望下諸路監司相
度取邑大而事劇素號難治者並從朝廷擇有風力

定四
邑十大
劉大中
任內外

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為任隨其治狀高下而寵褒
之不任責者罰亦稱是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
陰等為四十大邑 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文
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
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所以緩急之際多有
可用之材近世以來廉耻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
易退之規為人擇官寢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
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乃補外任非唯待
士也賤蓋亦視民為輕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
臣為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
之節少革內外輕重之弊不許 癸酉 上謂大臣

留金
器賞
將帥

以儉
素為
家法

王庶
論名
節等
事

曰宮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時有功將帥至當
舉以賜之近日却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
何必美觀趙鼎曰 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黃紬衾
兩府入對內殿宮人嫌卧衾舊弊遽取新易之亦黃
紬也上曰今則紬亦自難得朕所服皆黃素羅衾褥
自 祖宗以來如此折彥質曰此正 陛下之家法
也 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
制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工日入對首言今日之
患莫大於士氣之萎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
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 上聽其言
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於

荆之王
襄都庶

留爵
戰祿
賞士

前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吳右蜀盡利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詔自今臣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開閣門引對復舊典也甲戌戶部言同知閣門事潘永思增給餐錢不應格法上曰若于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閣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係橫行遙防故所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千所以用度不足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此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

更堂
除宮
觀法

命廣
西帥
買馬

閱習
水軍
戰艦

賞戰士鼎等皆稱道聖德再三 乙亥詔除見任知
州已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宮觀外餘並令吏
部按格擬差 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
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
所市馬弱不堪用于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
其事付帥臣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廣閱習水軍戰
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
旣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閭海岸士卒逾萬未聞訓習
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
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鬪人不必衆取可資以
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

論極子
收課弊

秦知州
檜溫

言論子
者交弊

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 癸
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言聞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
之例夏則撮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借牛租
者名色不一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使百
姓虛被放免之惠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尚書省
乙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
温州 詔糴本交子並依逐年所降關子已得指揮
其官吏並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而未有
所稽見錢於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為四川交子行之
幾二百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樁堦
之錢執交子而來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

建務之初印造三十萬令權貨務樁撥見錢矣續降
指揮印造和糴本錢交子兩浙江東西一百五十萬
而未聞樁撥此錢何以示信於人乎竊見前年和糴
用見錢關子已而赴權貨務請錢者以分數支民間
行使亦以分數論去年和糴關子一百三十萬先令
權貨務樁足見緡日具數申省部民間行使亦依見
緡用然則可信者固在此不在彼也欲乞應印造交
子先令庫務樁堦見錢行使之日齋至請錢者不以
多寡即時給付則民無疑心而行之可久矣其或一
節有礙則商旅貿遷井邑交易之際必有不行者矣
重立法禁恐不能勝閭增物價其弊不一有如官告

度牒且猶有偽數寸之紙其無奸偽乎伏望詳酌利害更詔大臣熟議之詔戶部勘當又言昨見朝廷令權貨務榜見錢二十萬貫措置見錢關子許淮南東路行使其後改為交子欲廣行用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并見造江南兩浙預榜雜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並未見榜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然皆以為不便臣聞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今之論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則饋糧實邊減般輦之費二則循環出入錢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則市有二價百物增貴二則詐偽多有獄訟益繁三則人

得交子不可零細而用或變轉則又慮無人為售四則錢與物漸重民間必多收藏交子盡歸官中則又難於支遣此交子之害也欲望聖慈博採衆言付大臣熟議或以其置造以成必欲行之即乞止用數十萬道聽客人於沿邊入中斛斗或納錢兌便令持關子赴行在請換見錢或茶鹽引及香藥雜物之類庶幾便商賈省漕運不失朝廷置關子之本意又言錢引之法若必行之兩浙等路有不便者五工部侍郎趙需時為諫官亦言其弊有五刑部尚書胡交修時為翰林學士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為崇寧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

李 上 宋 典 金 犯 張 七 胎 禁 鎔 寶
流 皇 大 星 畢 俊 盱 鉅 錢

進一官 是夜金星犯畢翌日 上諭大臣曰占法
邊有敗兵當諭張俊令諸將戒飭守邊者天既有象
須修人事以應之已而趙鼎言徧問日官皆言自有
所臨分野 上曰畢主趙地然既云邊有敗兵則我
亦不得不戒也 壬辰江東宣撫使張俊加崇信奉
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俊命依山築城左
僕射趙鼎歎曰德遠誤矣偽齊遣三百騎臨淮佇觀
久之而去 甲午詔自今鉅鎔錢寶及私以礪銅製
造器物及買賣興販之人一兩已上並徒二年本罪
重者自從重賞錢三百千許人告 乙未殿中侍御
史周秘試侍御史先是秘言 太祖皇帝欲以緡二

周論費
秘邊

詔司因
監慮

宮種
中稻

百萬匹盡易敵人之首 陛下將肆伐於北方於常
賦之外薄取於民蓋不啻二百萬緡矣今經常之費
既已不足則官司借充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
已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免若不稍加新惜
臣恐師未及舉而二百萬緡之直無幾矣欲望密詔
大臣將近所取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捲管毋
令有司輒有侵耗庶不誤恢復之大計詔密付都督
行府 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慮不能徧
行者聽差官即檢察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
著為令 六月丁酉朔 上謂趙鼎曰朕以宮中親
種一方稻數日雨既霑足昨日令人驗之頃長四寸

喜雨
露足
續編
詔旨

王庶
經理
荆南

半真可喜也 癸卯詔汪藻續次編類 元符庚辰
以來詔旨修撰范冲言夫今不就事寢零落可惜乃
先進藻一官令接續類編 甲辰新知鄂州王庶知
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荆南屢為盜殘庶
與士卒披荆棘致財用治城隍繕府庫廨舍畢修陶
瓦為民室廬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
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
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
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
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
為雄藩 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 上曰知之上天

趙鼎
奏地震

詔賁言
自求恤

謹告朕極憂恐鼎曰坤德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等輔佐無狀向緣地震呂頤浩嘗罷政上曰頤浩之罪非為此卿等但當與朕協力修政事用答天譴耳戊申趙鼎請下詔求言上曰甚善朕歷考前世故事當避正殿減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至薄若更減損亦無害鼎曰此皆文具也應天消變之道恐當專修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即今費用浩大科斂益煩此傷和氣之大者也己酉手詔略曰迺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讟滋彰乖氣致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州郡守

張俊
請幸
建康

張俊
軍聲
大振
大暑
放

長近民之官宜為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寃繫禁
苛擾毋倚法以削母縱吏為姦遣內侍往淮南撫
問右僕射張俊以俊將渡江巡按故也俊以謂東南
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臨安僻居一隅內
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
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俊又渡
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俊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
秋不遠俊以方略喻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
而後乘機擊之三命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
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
壬子 上御正殿踈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

秦檜知紹興府

罷交子務吏

慮雨妨事

故也 乙卯知温州秦檜改知紹興府 詔交子務
官吏依已降指揮並罷初用臺諫及近臣議改交子
為雜本關子而推貨務提轄官魏彥弼言本路受納
錢物浩瀚若印押關子委與職事相妨乞且令交子
務印造朝廷從之言者論自巡幸以來凡用見錢關
子並係本務印造而彥弼避事妄有陳乞勒令分析
於是遂罷 丁巳 上諭大臣曰雨不妨事否趙鼎
曰若得晴亦不妨事 上曰田中雨過多猶可車水
結堰盡人力料理若旱則更不可孽盡大率豐年自
古難得所以春秋書有年蓋喜之也 是日營田官
王弗候對 上望見之曰少頃當詳諭王弗令竭力

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幾可以少寬民力
臣留正等曰務農之要有二一曰審天時二曰盡
地利 太上皇於斯二者兼舉而無遺修水旱之
備所以審天時也立營田之官所以盡地利也
紹興之初兵孥未解調度百出取給於民其力困
矣故思有以寬之始者蓋嘗以屯田望諸將惜其
不能奉承也肆 主上休兵以來博採羣議遣使
講求兵之屯田者責之將帥民之營田者責之守
臣兩淮荆襄膏腴之地墾闢幾徧行之數年殆見
公私兼濟倉庾盈溢羊祜十年之積蓋有不足道
矣

王言地縉
震陰

久任
江淮
守臣

治天
賞罰

右司諫王縉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
陰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邊防盜賊則備之是皆
陰類也又言 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
宜詔大臣參酌 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裁酌
之為長久之計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
年為任用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輔臣進
呈 上曰朕昔為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及在官者
以三年為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
務收人情以為去計矣况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縉
治之心蓋亦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
上論及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乎必賞與必罰而

已刑固不可淫以逞也然苟有罪豈可不以刑威鼎
曰近時賊吏雖不能依祖宗時一切棄市然近亦
數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年皆從貸
例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既無所疑何為而貸貸一有
罪則犯者愈衆而善人咸被其禍矣

史臣曰刑期於無刑聖人之心也治不能無刑聖
人之不得已也昧其不得已之意而謂刑可輕焉
貸一賊吏而天下之貪者無所懼縱一姦民而天
下之暴者無所懲犯法滋多賊民愈甚以是為仁
適以害仁也帝者之世茲用不犯于有司者明于
五刑之功也非去刑而能使民不犯也王者之世

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殺之利之功也非去殺而能使之遷善也然則姑息之爲治其亦不仁之甚哉 高宗之意蓋欲以殺止殺者歟

辛酉軍器監丞黃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 上

乞除縣令

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擢之 癸亥先是右僕射張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 道君不豫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 陛下剛健有爲成敗利害在所不恤况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趙鼎得浚書云建康入納

不變
益法

定標
試不
實罪

漕司
附試

益錢甚盛 上曰沿路既安商旅放心來往鼎曰亦

緣久不廢法 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

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有增也 甲子詔自今

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

然後取勘合負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也舊

法見任官子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監司守貳有服親

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漕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人

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 詔自今諸州流寓舉人

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

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負結除名罪委保所保不得

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九